

永西村的

故事

◎杨全富

出丹巴县城西南角，车行三十余里，就进入了东谷乡天然盆景区。两岸的植被愈发的葱茏，牦牛河水显得更加清澈。当来到陡水崖时，由于海拔的逐渐增高，山谷忽然间呈现出断层状，河谷因此被抬升了许多。那温柔的河水在峡谷底加快了流动的速度，撞击着两岸的山石，溅起大大小小的水珠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。

从陡水崖上去后，那些山峰忽然间全部向后倒去，腾退出一大片天空来。河谷也因此宽阔了许多，因为有了多余的空间，河流旁长满了高大的白杨树。于是，山谷与山顶之间铺满了绿色的帐幕，仿佛走进了一座绿色的世界。当走过一个叫大杉树的小地方时，就正式进入了永西村的地界。

永西村，在清末时期，就有人在此大量的开采金矿，并在永西村寨旁修建起一座冶炼矿石的烧坊，因此又得名铜炉房。如今，在永西村的崖壁上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金洞。据当地的老人们讲，古时候，由于没有炸药及钢

在永西村前，几条小溪将眼前的山峰分割出了几道山梁。每一座山梁上，长满了四季常青的松树和青冈树。其中，永西山寨子旁的那座山梁相较于其它梁子而言，稍显平缓，没有其余梁子的陡直。在这座山梁的一道垭口处，有一块巨大的山石，上面布满了棋路，当地人称之为“棋盘梁子”。

棋盘梁子下的崖壁中央，有一块形似大门的山洞，俗称神仙门。相传在这座洞穴里，居住着一位神仙，每天清晨，太阳刚升起来的时候，他都会坐在石洞前念诵经文。某一天，一个披头散发、赤身裸体的妖精从谷底走了上来，仙人看见后，连忙走进山洞，将石门关上。也许是石门被妖所扰，刚关上一半就被卡住，再也关不紧。而今，站在永西山脚下，抬望眼就能看见那座没有关紧的门洞。

在永西村后的半山腰，有一座寺庙，相传庙宇里的主持喇嘛法力高强，出门时都会乘坐一面大鼓在空中飞行，而且喇嘛总爱飞到棋盘梁子上与神仙博弈。有一次，喇嘛没有乘坐大鼓，而是选择了步行上山。当来到棋盘梁子后的一块崖壁上，曲起食指和中指，按在崖壁上，作短暂的休息。从那以后拇指印赫然出现

在崖壁上，当地人称此处的拇指印具有除眼疾的功效。因此，要是谁患了眼疾，就会来到这里，据说有奇特的疗效。

棋盘梁子离河谷有三百余米的高度，在一处断崖旁，有一块长约五米，宽约二米的巨大石板。因为有这石板的存在，陡峭的山梁被劈出了一块平台。在石板上，刻画有五个棋谱。左上角的棋谱由三个正方形作为主体刻画而成。三个正方形比例分配恰当，每一个正方形之间的距离在十厘米左右，中间的小正方形边长为十五厘米左右。第二个正方形边长为三十厘米左右，最外层的正方形边长为四十五厘米左右。每一个正方形的对角线都有一个斜线将其串联起来，边长的中点处也是一条直线贯穿其中。为此，整个棋谱共有二十条，相交点共有二十四。在棋盘的最中央，有一个石窝。据村寨里的老人介绍，他们那一辈人对这棋路很陌生，只听说是神仙所下的“仙人棋”。为此笔者咨询了几位学者，都言说其为藏棋，中间的石窝为放置棋子的地方。

据考证，这与藏围棋非常的相似。藏式围棋是流行于西藏、青海和四川等地区的一种围棋，藏语称为密芒，密芒就是有很多眼之意。然而这棋盘与藏围棋又

在永西村寨子后面，一条小溪将一座完整的山峰劈成了两半。在小溪左边的山梁下，有一大片茂密的森林。由于地处河谷口，每一年的春夏之际，大量的雾气在这里凝聚，将整片树林严严实实的遮盖起来。因这片树林里有大量的房屋废墟，因此当地人称这里为罩子房（罩子，雾气的一种称谓，意思是被雾气笼罩的房屋）。

为了一探究竟，笔者曾走进这座树林里。树林从河谷算起，整块林地呈斜伸状，一直延伸至山崖下。走进树林里，参天巨树将整个天空严严实实的遮盖起来，偶尔有一点光线从茂密的树丛间透下来，才能勉强看见前行的路。树

林里由于长时间没有阳光的照射，厚厚的树叶散发出一种霉臭味，萦绕在鼻尖，久久不能散去。行走在树林里，你会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向你逼来。

走了许久，树林逐渐的稀疏，林间的光线才开始强烈起来。这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在你的脚下，有了许多散落的石块。再往上爬行，忽然间，一道道石墙突兀的出现林间。这些石墙宽约四十厘米左右，长度从五米到二十米不等。石墙与石墙之间，可以看出当时房屋建筑的式样和面积。废墟里的房间都是独立成间，大抵都是每层五个房间的样子，只是大小有一定的区别。在这样的石墙间行走，仿佛走入了一个迷宫，曲折回旋。如果眼前的这些房屋没有坍塌，那么房屋之间纵横交错的阡陌绝对是天然的屏障，会让来者迷失方向。

当年，在罩子房后的断崖处，当地的老百姓修建房屋取石时，忽然间从山崖

有不一样的地方，因为藏围棋纵横各有9条线或11条线，而棋盘梁子上的棋盘却是纵横五条线。而右下角的棋盘就与藏围棋非常的相似，由纵横9条线构成。

最奇特之处在于，左下角藏棋下，有一个“占”字样的文字，不知其用意何在。再询问当地人时，他们也不知这字所指为何。一位老人告诉笔者，这应该不是一个字，而是表示某种动物的一种符号吧。这也引起了笔者的兴趣，在这个“占”字字样的旁边，发现了如鹿的动物图案，被刻画在石头上。图案中的线条以单线条为主，画风粗犷。两只长颈鹿并排站着，竖着耳朵一起回望，憨态可掬，寥寥几笔，却非常的传神。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原住民对动物图腾的一种崇拜。

在这块巨大的石板上，还有一些令人费解的图案。如石板的边缘处，有牛马的蹄印，刻画得非常的逼真，栩栩如生。当地的老人讲，据说这蹄印是山崖下仙人的坐骑骡子在经过石板时留下的。石板的下角，有箭头状图案，箭头所指的前方，有一道横着的线条，仿佛是要阻挡箭头飞出去似的。在箭头旁，还有一个如“7”字状的图案，仔细辨认，感觉像当地人使用的镰刀，又有兵器中戈的样子。

罩子房

的裂缝里滚落出一大一小两具骸骨，与骸骨一同滚落的还有一个用白毡子（用羊毛制作而成）制作的口袋。人们将口袋打开后，里面整整齐齐的码放着用桦树皮制作好的经书。这些经书呈长条状，长约二十厘米，宽约八厘米，上面写满了经文。看到这样的经书后，人们虔诚的将骸骨和经文一起又放置到了岩缝中。

在溪流的右岸，有一块巨大的石头，石头上长着几株藤状植物，将整个岩石严严实实的包裹起来。在岩石上，还能依稀看见一些断垣残壁。据当时居住在的百岁老人江婆婆介绍，这是一座用来传递信息的烽火碉楼。当年，在永西村境内，这样的碉楼还有许多，都是当时居住在这里的藏人所建。原来这碉楼还很完整，高约五米，碉楼顶端有坛口，里面中空，可以用来燃烧树枝等杂物。那时候，如果有敌情，他们就会在碉楼顶端放树枝，让黑色的烟雾从碉楼顶部升腾而起，将敌情向下一个烽火碉楼传递。

藏传覆钵式古塔子房

在永西村西南角，一条小溪从峡谷里奔涌而出。由于有溪流的滋润，峡谷两岸的植被异常的茂盛。其中有最常见的白桦树，也有高大的杉树，还有四季常青的青冈树，中间夹杂着许多藤本植物。在河谷的两岸，山势陡峭，几条羊肠小道盘旋在山间，努力的向山顶延伸。这些小路大抵是当地牧民们放牧和与外界往来的交通要道。每年的秋季，正是

牦牛膘肥体重的时候。这时，牧民们会将牛羊从山顶赶下山，到达谷底后，再将这些牛羊卖给小商贩。

其中的一座山脊上，有一处叫做黄牛场的草坡，因为盛产虫草，因此成为当地人副业收入的最主要场所之一。就在这草坡里，有一块面积约为足球场大小的草坪。荒草丛中，竟然隐藏着百余座古塔，这些古塔是何人所建已无从考证。这些古塔的外形如同同一辙，在高大基座上安置有一个巨大的圆形塔肚，其上竖立一根长长的塔顶。塔顶上刻有许多的圆轮，再安置有日月之形的塔珠，是典型的覆钵式塔。据记载，覆钵式塔，又称喇嘛塔，是藏传佛教（又称喇

嘛教）的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式，与印度的窣堵波很相近。主要流传于西藏、青海、甘肃、内蒙古等地区，在四川涉藏地区也建有这样的佛塔。不过在汉藏结合部，海拔接近五千余米，离河谷地带高远的山地上有这样的藏式佛塔，也着实让人充满了无限的感慨和遐想。也许，这些古塔是当时藏传佛教在此地盛行时的产物。

罩子房、烽火碉、棋盘梁子、藏传覆钵式古塔，这些至今还留存于永西村的遗迹，似乎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是远古文明的传播发展之地，这些实物信息为我们研究历史建筑物及佛教考古提供了佐证。

时间使记忆花开

◎杨邹雨薇

钎等工具，人们只好在矿脉的崖壁下燃起熊熊大火，待崖壁被烧得通红时，再往上面泼冷水，山崖在热胀冷缩的作用下，忽然间爆裂。人们再将这些崩塌的岩石运回烧坊里进行高温加工。那些没有用的杂质就被扔进荒草里。而今，在这些烧坊废墟旁的荒草丛中，还能找到那些高温烧化的铁质矿石。

漫无目的地走在城市的大街上，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。春寒料峭中的细雨裹着寒风灌入我的衣领，仿佛灌入了我的身体，有种战栗的快感，心里却是麻木地疼痛。脑海里全是那个在我生命里停留过十二个年头的老人的背影，在颤巍巍地走向远方……

记忆里那个整天坐在家门口的老人，她有时候会与前来的邻居唠唠叨叨，更多时候是独自坐在那里面对天空发呆，有时候还伸在空中比划着什么，甚至喃喃自语。我在城区念书，骑自行车到城郊的家大约要二十分钟时间。每当我放学归来，总是喜欢蹑手蹑脚地从后门绕到她身后，趁她不注意时在她耳边大喊一声：“老奶奶！我回来了！”喊完，就把书包扔给她。她每次也是习惯地质问我：“你这个小把戏，总是吓我，哪个教你的？”并且作出很严肃的样子。我见状，便撇过头去不再搭理她。她的语气立即春风化雪，变得亲切柔和起来：“塔，在学校里饿了吧？刚好老奶奶这里有吃的。”说完，要么起身去房里或者变戏法似的从身上掏出一些糖果之类的东西来。

老奶奶已经九十岁，耳背，家里人总是要大声跟她讲话，久而久之，变成了吼声，包括我们这些晚辈。我每次吼她，她

都不生气，依然亲切地叫我“语文”。我本名叫雨薇，老奶奶硬是叫我语文，在我们零陵方言中，雨薇跟语文有些谐音。我对她吼：“叫我数学吧！”老奶奶咧着嘴大笑，摊开那双生满厚茧的老手，我看见的是香甜的糖，接过去却是绵绵的爱。

在一个初冬的傍晚，我第一次拒绝了她的糖果。

那天下午放学回来，妈妈要我跟她去隔壁四爷爷（爷爷的四弟）的老房子看望老奶奶，说四爷爷把老奶奶接回村里了。老奶奶躺在床上，呻吟着。看见我来了，她支撑着爬了起来，用那双惨白无力的手抚摸着我的头：“语文（雨薇）来了？哎哟！好几天没看见我语文了！你还不喊我老奶奶？”

我当天在学校的心情不是很好，所以突然觉得她好烦，因此用很轻的声音叫道：“老奶奶。”轻得几乎连自己都不能听见。

“哎哟！饿坏了吧？宝崽。我柜子里有饼干，你自己去拿。”

“我不吃，我写作业去了！”我推开她的双手，大步向外走去。

妈妈试图叫住我：“雨薇——！”

我听到老奶奶叹息的声音：“算了，让她去写作业……”

第一次拒绝老奶奶，我不知道哪来的

勇气，更没想到这也是最后一次拒绝她。

第二天中午放学回家，老远就看见四爷爷屋门口遍地红碎片，屋里传来奶奶等人的哭泣。我冲进去一看，但见爷爷奶奶、三爷爷三奶奶、四爷爷四奶奶、爸爸妈妈等人围着老奶奶的床在哭泣，而老奶奶静静地躺在那里，仿佛在沉睡。

这个永久沉睡的是那个整天叫我语文的老奶奶吗？是那个在我躺着看书时提醒我保护视力的老奶奶吗？是那个一直留着东西给我和弟妹吃的老奶奶吗？是那个……

那天下午，我没有去上学，接下来三天也没有去。我一直守在老奶奶的灵柩前哭泣，一直哭到她上山。

老奶奶走了，留给我的只有无尽的思念和回忆。转眼间，已十年。

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”十年来，我竭力学会去想一些快乐的事情，忽略那些陈旧的心痛，泪水也早就干了。原以为，时间会履行它的职责，像流水一样冲掉我心中失去老奶奶的痛苦。谁知道，在春意渐浓的刹那间，记忆突然生根发芽，并绽放出无数鲜艳的花朵。花蕊间的露珠就是我的思念，在春风中摇曳的却是老奶奶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个慈祥的背影……